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一

天子之孝

制國用

臣按古之用財所以行禮禮者一定之經制然猶視其年之上下為盈減葢稱財而舉冣足以崇恪表迹而止矣豐年物備從其厚非加隆也凶年時詘從其薄非降殺也惟祭祀之禮豐年不奢凶年

不儉則所以致敬于神祇祖先者不敢以卑承尊而有所損益也夫自氓庶之賤茍知義理雖有菜色猶將進其甘旨也王者于父母天地何遽不若是乎自祭祀而外王之服御膳羞工作器用賞賜玩好賓客往來則皆可稱財而舉豈以盈禮為貴也是故量入為出者敬以約也量出為入者肆以侈也斂而不散厚自封殖者與夫錙銖取之泥沙用之者敢慢于人之甚者也易曰甘節吉九五又曰

苦節不可貞上六有中正之道焉以廣敬也述制國用

易節卦名彖傳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程頤傳曰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無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無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于傷財害民矣

臣按乾卦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繫辭曰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曰義然則聖人未嘗不言利言理財也其亦主于義而已矣義者裁制之宜宜即當而通者是也故聖人之言利言理財皆言節道也天地之氣序自然之節王者制度法天地自然之節故其不過取不濫用信于四時也一不能節則必至于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而禍不可勝言矣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以養民也王者父母天地法其自然之節亦所以養民也此之謂敬天此之謂敬

親

禮記曲禮積而能散

鄭康成註曰謂已有蓄積見貧窮則當能散以賙救之

臣按臯財利用民生之原洪範五福其二曰富故聖人之制國用也不禁人之費而患其不能節不惡人之積而患其不能散也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鄭康成註曰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

鄭康成註曰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食菜飢色

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侑食

臣按冢宰制國用是宰相自領度支也歲杪五穀畢登而四方之豐耗皆可知也鄭註云大國小國豐凶之年者天災流行非必一歲四方皆耗一歲四方皆豐孔疏但云地大年豐則制用多地小年耗則制用少其實亦有大國年耗小國年豐之時不得而齊也通三十年為率者每年所入均分為四分一分擬為儲積三分為當年所用二年又畱

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為一年之蓄也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三足為一年孔頴達言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為九年之蓄以現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蓋無問豐耗必有現在所入四分之一為積貯而用之多少視此三分為損益諸凡給百官賓客人民及為國家造器物之類雖有一

定之禮然亦以現在所入為率多則不過侈有所殺初非拘繫於常法而無所損益也若三十年之通則蓄積足以備水旱可謂禮成樂備之日矣然猶大荒則不舉又可見其與民同患之意古之制國用者如此則宰相安得不身任其事耶若唐時則量出為入也久矣會計當而已矣安用宰相領度支耶

禮器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

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色介反衆不匡與恇同恐也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陳澔集說曰定猶成也數賦稅所入之數也禮非財不行故必以此數為行禮經常之法也禮之大倫以地之廣狹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狹故禮之倫不同地廣者禮備地狹者禮降也禮之厚薄則與年之上下為等大殺謂年凶而賦歛之入大有減殺也衆不匡懼謂無溝壑之憂此其制禮有節財不過用故

能如此

臣按此一節以制禮而言王制以用財而言然其大經大倫設於地財者係於一定而其厚薄之數合於天時者不限於一定也制禮故於其一定者而以不一定者叅之用財故於其不一定者而以一定者為則也則是此經主於言入而王制主於言出此經定國之數地之廣狹是先定之法制其為厚薄亦必先有定式年豐舉厚年凶舉薄不待

臨事始議減省衆知國家自有凶年之禮必不取盈故不恐懼也冢宰又於歳杪視年上下於成例有所考校均節故先儒以為制禮之數用財之節相繼而不離者矣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之職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賔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賈公彥釋曰以九式均節財用者謂依常多少用財
法式也一曰祭祀之式者謂若大祭次祭用大牢小
祭用特牲之類二曰賓客之式者謂若上公饗餼九
牢飱五牢五積之類三曰喪荒之式者謂若諸侯諸
臣之喪含襚贈奠賻賵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
所供也荒謂凶年穀不熟有所施予也四曰羞服之
式者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五曰工事之式者謂
百工所作器用之法六曰幣帛之式者謂若贈勞賓

客也七曰芻秣之式者謂牛羊草穀也八曰匪頒之式者謂若分賜羣臣也九曰好用之式者燕好所施予也此九者亦依尊卑緩急為先後之次也

大府為王治藏之長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賈公彥釋曰言掌九貢九賦之貳者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以其物入大府故也九功之貳者謂九職之功大宰以九職之成熟斂其稅則是九功也亦大

宰掌其正物入大府故亦掌其副貳也頒其貨于受藏之府者内府是也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者職内是也

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給也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削同稍所教反

賈公彦釋曰大宰歛得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
則給之授以舊法式多少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貢之財以給凶禮之五事凡萬民之貢以
充府庫此九職之財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鄭康成註曰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
乃可供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賈公彦釋曰貨賄之入者謂九貢九賦九功入來至

大府言出者大府以貨賄分置於衆府及給九式之用亦是至歲終總會計之

司會計官之長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賈公彥釋曰司會是鈎考之官逆謂鈎考知得失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簿書契

總版圖土地形象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
目戶籍田地廣狹

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

賈公彦釋曰以參互考日成者司會鉤考之官以司

書等相參交互考一日之成一日之中計筭文書也

以月要考月成者月計曰要亦與諸職參互考一月

成事文書也以歲會考歲成者歲計曰會以一歲之

會計考當歲成事文書也

司書主會計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貢九
之簿書　　　　　　　　　　　　　　　賦正稅

也

九事謂九式
之者重其職 變言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
之簿書 受財幣使入於職幣

賈公彥釋曰司會主鉤考司書掌書記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焉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賈公彥釋曰此書知民之財器已下川澤已上恐其

羣吏濫徵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鈎考其徵令也

職内掌邦之賦入辯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

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財用

賈公彦釋曰掌邦之賦入者謂九職九貢九賦之稅入皆掌之辯其財用之物凡所稅入者種類不同須分別之而執其總者總謂稅入多少總要簿書言貳者謂職内受取一通副貳文書

及會以逆職歳與官府財用之出

賈公彦釋曰言會者謂至歲終會計以逆職歲者逆謂鈎考也職歲主出職内主入以巳之入財之數鈎考職歲出財之數

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賈公彦釋曰叙財謂比次職内藏中餘見為簿書以待邦之移用更給他官職内所藏者惟當歲所用故用不盡者移用之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

會計而考之

鄭康成註曰以貳者亦如職內收其貳令而編存之賈公彦釋曰二官一入一出皆書其貳共相鉤考故職內云以逆邦之賦用此職歳云以待會計而考之其事通也

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

鄭康成曰叙受賜者尊卑

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賈公彥釋曰歲終會計之時則以法式贊助司會鉤考會計之事

職幣掌餘財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鄭康成註曰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振掌事者之餘財

賈公彥釋曰振者抍音拯也檢也以財與之謂之抍知其足剩謂之檢掌事奉王命有所造為故職幣檢掌事者有餘則受取

皆辯其物防其或以賤貿貴而奠其録防其或以多為寡以書揭之以

詔上之小用賜予

賈公彦釋曰奠其録者謂定其所録簿書色别各入一府以書揭之者謂府各别為一牌書知善惡價數多少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

賈公彦釋曰職幣主出故歲終以司會會之贊之亦謂贊司會之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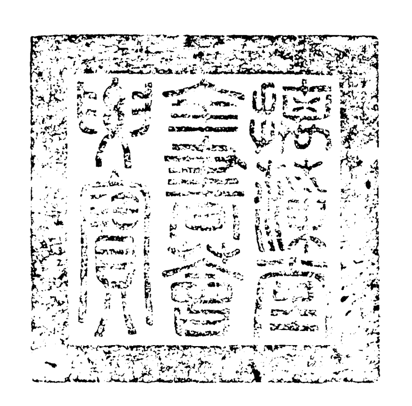
臣按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當位中正其用財有節猶天地之平分四時也詳攷周官太宰之職愈知夫古之冢宰制國用者異乎後世之以宰相領度支之意焉夫其均節財用猶之天地之平分四時也斯亦爕理陰陽之事也大宰者總其大要者也則有大府為之副貳焉物皆入于大府者也則又有受藏之府受用之府以出納焉司會鉤考之官也司書書記

之官也二官通事者也然必與職内職歳二官者參互焉賦入職内主之者也然乃謂受用之府者亦有財物出給職歳主一歳之出也而其藏中亦有餘見以待更給他用是言入亦出言出亦入二官又自相鉤考者也職幣之官以受百官餘幣而使人占賣之不致久藏朽蠹是以陳易新而遷化於藏用出入之間者也若是乎藏之用之出之入之其為均節之者蓋不專繫於一官之職守而不

使胥吏之屬得緣為奸徵斂之官得以溢取也故疏於司書計羣吏之治言恐其濫徵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徵令真得先王制節謹度之大指矣夫其鉤考第嚴於在官出入之數而初非鉤其在民者也嚴於在官又祇以節夫一己之濫取予亦非督促官吏務為聚斂也後世勾勘之使徵理之司則意全在於剝民奉上不特苦民官吏亦坐累無窮矣其間如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則以其

入之多者待其用之寡者常使之有餘畿內之賦以給九式則以其入之少者待其費之廣者無使之不足又分置於衆府則不見其充積而無侈肆之心別藏於內府則會其羞服而有裁量之意蓋古制之善如此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一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李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三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二

天子之孝

制國用

漢靈帝好為私蓄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先入此費以為引導然後收受貢獻呂强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大農之藏中厩聚太

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輙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

臣按古之王府內府非私藏也西漢財用有大農少府水衡三所而以少府水衡為私藏則失之始矣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賜遺者乃是式貢之餘財所作非分其正稅也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是朝覲之頒賜也以其不常厥事不

得繫於一歲故别別藏之耳自漢時府藏有公私之別而乃有多蓄私藏如靈帝者皆濫取於正税之外矣

唐明皇天寶八載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變糶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税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幣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按漢隋二文唐太宗皆躬履朴儉以富其國而武帝煬帝明皇皆以侈肆耗之故曰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易致也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

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言於德宗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輕重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以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

臣按楊炎片言之間回德宗之意使天下財賦皆歸左藏亦得根本之計矣但兩稅之法則是量出為入耳德宗之好利習與性成彼見內庫向之充積與夫取給之便一旦悉歸左藏則大盈幾致於一空別求所以盈之之法則不待瓊林大盈之窘蹙於裴延齡之誕妄而未嘗忘向日之大盈必以聚斂為長策矣故追維其咎則第五琦之奏貯內庫乃為禍始罪甚於延齡蓋以天下之公賦而

為人君之私藏宜其取之愈多而求之愈無厭也善哉陸贄之諫榜行宮貢獻之物為瓊林大盈庫也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効匹夫之藏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是則亂必靖賊必平德宗雖聞贄言命去其榜其後贄極論延齡之惡則不悅贄而

益厚待延齡其所浚唶篤愛者固不可奪也馬端臨曰司馬溫公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善哉言也後世多慾之君聚斂之臣苛征横斂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以為進奉内則妄指見存以為羡餘直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斂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廪餉以致奉天

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征斂之横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此唐之所以不振也

唐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泗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歲賦税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

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臣按朱熹嘗言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後世之制國用所以難於古者以是故矣夫古之世葢未嘗有養兵之費也然而用邦財者莫大於軍旅之事以古

之軍旅之事當後世之非時之調發而以一歲財入之數十分之二當古之九式弔用充府庫者是後世之制國用自養兵之外凡皆當以古之十之二為率而尚未能於其二分之中留其四分之一以為三十年之蓄也如元和國計簿所載二戶資一兵者其稅戶之消息有時固不可以執一而論而熹所論天下之財什八養兵計設兵之數多少之不同雖事異勢殊亦無能甚相懸也載按文獻

通考言李吉甫為元和國計簿及中書奏疏以天下郡邑戸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戸而資一兵以三農而養七游手夫以國家之置吏以治民通商賈以利民皆古之所有而令之所不可無者設兵以衛民是古之所無而今之所不得已者獨奈何佛老之徒宫室衣服飲食坐耗夫耕織工作之人乎古者重游民之罰而後世從而崇長之籌國計者如之何其不為之

所也夫國用之不足大故在於養兵而軍旅之興往往兵不可用是所養者無異於游手之僧道也僧道之耗民也驅而之於耕織工作斯已矣而千百年來猶且難行而況于執干戈弓矢之屬乎夫善養兵有道焉使吾之執干戈弓矢之屬不至游手而不可用則一旦有事固無待於益兵而兵之所聚或未能卒解則軍屯之法雖未足補失業之農之賦入要不至於盡糜帑藏而坐待其匱也

宋太祖開寶元年詔諸道給舟車輦送上供錢帛

馬端臨曰上供之名始於唐之中葉宋興既已削州鎮之權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既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隳亂而難考則雖按籍而索錙銖皆入朝廷未為不可然且猶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為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椿管葢有深意一則州縣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徼急二則寛

於理財葢陰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則上供輸送之外時可寛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饕縱侈之輩則郡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刻剥以肆毒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六年令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繫省毋得妄有支費以畨州物盡數繫省始於此

陳傅良曰自唐末方鎮厚歛以自利上供殊鮮或私納貨賂即名供奉至是始盡繫省按後唐天成年宣

命於繫省麯錢上每貫止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租庸院奏諸道如更妄稱簡置官員即勒令自備請給不得正破繫省財物則繫省之名舊矣然初未嘗立拘轄鉤管之制要不使妄費而已淳化五年十二月初置諸州應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見在錢物申省景德元年復立置簿拘轄累年應在雖有此令不過文具三司使丁謂奏立轉運司比較聞奏省司進呈增虧賞罰之法然承平日久國家益務寛大諸郡

錢物往往積留漕臣靳惜吝於起發而省司殊不究知其詳魏羽在咸平則言淳化以來收支數目攢簇不就名為主計而不知錢出納王隨在景德則言咸平以來未見錢物着落諸州受御指揮多不供申或有申報多是鹵莽以致勘會勾銷了絶不得范雍在天聖則又言自太平興國以來未嘗除破更有樁管倍萬不少天聖至嘉祐四十年間理財之令數下徒有根括驅磨之文設而不用以此見得開國以來訖

於至和天下財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澤於此見矣熈寧五年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檢正五房公事判司農寺曽布奏伏以四方財物乾沒差謬漫不可知三司雖有審覆之名不復省閱但為空文自天聖九年上下因循全無檢點縱有大段侵欺亦無由舉發為弊滋多遂乞專置司驅磨天下帳籍自專置司繼以旁通目子而天下無遺利而公使錢始立定額自二百貫至三千貫止州郡所入纔醋息房園祠廟

之利謂之收簇守臣冨東後屢有奏陳後又以在州諸色錢類爲一體封樁入便以便不盡錢起發初嘉祐茶通商於是以六路茶本錢茶租茶稅錢封樁入便若輙有支動即當職黜降不以自首遷官去官赦降原減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諸色錢並依通商茶法矣元豐五年又以上供年額外凡瑣細錢定爲無額上供簽自繫省而後有應在司有應在司而後有封樁有封樁而後起發簽至熙豐繫省初無窠名應在

司農為冗長此元祐羣臣所以深罪王安石之紛更也

臣按巽巖李氏言唐分天下之賦為三曰上供送使留州宋之上供其名如故而繫省錢乃留州送使錢也觀陳氏馬氏所論知宋之祖宗之制其為之吏與民者皆寛然有餘力焉至於元豐熈寜之間而興利之臣借先王以文其說其計筭析於秋毫四出偵望同於壟斷矣自是蔡京王黼又為畫

策愈密愈急而天下不勝其病以至於靖康之變

蓋財之在上在下損此益彼未有别自天降地出

者也然而上供之與留州送使同是旣取之民者

也而存留之與解發其疎密緩急不啻倍蓰其故

具如陳氏馬氏所論著仁人君子固當以宋之祖

宗朝之寛大爲法而以熈豐以後小人之術爲戒

矣或曰周官會計鉤考甚嚴而顧使州郡得以乾

没可乎曰州郡也異於庫藏之吏庫藏之吏財出

財入固不可使乾没也而州郡亦不使之得而妄費豈欲其漫無訾省哉且也古之民天子之所長養其家之器械馬牛皆可以周知其數而後世能若是乎莫若以優裕之意簡易之法休息之政治之而已朝廷寛大則長吏必不至於刻覈長吏不至於日憂負課之黜則小民不至於日受催科之困自然之理也

孝宗乾道三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為可

行于今令侍從臺諫條考古制進呈先是秀州知州孫
大雅置本州拘催上供錢格目表上且言漢制盡郡國
詣京師奏事至中興則歲終遣吏上計于正月旦天子
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覲以詣殿最今也
不然未嘗有甘泉漢宮名上計之制而臣始為之葢法漢
之大司農郡國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
具列之意以為書也於是監察御史張敦實劉貢言一
縣必有一縣之計一郡必有一郡之計天下必有天下

之計天下之計總郡縣而歲考焉周官所載最為詳密

天官冢宰之屬理財居其半掌財用而言歲終則會者

凡十又太府之職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小宰之

職歲終具令郡吏致事鄭氏註云若今之上計也漢承

秦後蕭何收其圖籍知張蒼善算於是令以列侯居相

府領郡國上計者此則漢之初制專命一人以掌天下

所上之計也至武帝建元三年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

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註云計者上計簿

使也郡國每歲詣京師上之至宣帝黄龍元年五月下
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盗賊又衆其咎安在上
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令御史察計簿疑
非實者按之使真偽無相亂是則在宣帝之時郡國旿
上計簿已不能無獘矣光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遂為
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
在列置大司農掌之其逋未畢各具列之今孫大雅旿
陳者是也然西漢言郡國上計東漢言屬郡計吏則遠

方者在東漢末必皆至矣漢之大司農則今之户部也竊見户部掌天下之財計有上限中限末限之格法有月催旬催五日一催之期會每於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户口税租造册進呈而於州郡諸色窠目尚畧焉是於三代歲終則會于兩漢上計之法為未備也然而去古愈遠文籍愈煩在兩漢已不免文具之弊况今日能盡革其弊乎在東漢止於屬郡之内况今日川廣之遠能使其如期必至乎臣等愚見莫若歲終令户部盡取天

下州郡一歲之計己足未足虧多虧少之數並皆造冊
正月進呈兼採漢初之制丞相選差一人考覈戶部所
上計而明州郡之殿冣則三代兩漢之制兼該而無不
舉之處矣詔戶部措置其後戶部言諸路州軍歲起上
供諸色窠名錢帛各有條限年額數目本部每年預期
行下逐路監司及州軍依限催納其歲終具常平收支
并稅租課利旁通繫取前二年數戶部本年數造冊進
呈內不到路分次年附進今來張敦實等奏陳歲終令

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造冊正月進呈緣諸路州軍地里遠近不同切慮次年正月未能盡實申到若候取會齊足攢造亦恐後時今欲立式遍下諸路州軍各以本州每歲應於合發上供窠名錢帛粮斛數目置籍照條例鉤考發納歲終開具造冊須管次年正月畢詣闕投進降付戶部叅攷將拖欠州軍取旨黜責施行上曰如此措置甚善從之

臣按此止是合發上供粮帛銀錢而留州者雖繫

省而不在鉤考虧欠黜責之例至其所造已足未足虧多虧少止是一郡一州之總計而非逐戶覈其完欠也然而周官之所以詳密者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亦是存留者多發解者少也唐之上供送使留州三項之分則發解為一項存留者有二項也由周而後由唐以前則其所承授可知如漢之計簿則亦止是上供之目以計吏等之充庭之儀以為朝賀之盛

觀而因而殿㝡之則亦古之不修職貢之罰也今按乾道始行上計之法而措置之不苟急如此馬端臨曰是年宰執進呈户部收支細數見管只四十二萬而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餘萬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盡斂以歸國而財賦之藏於州縣如此

元世祖二十五年置徵理司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初僧格擿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

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産及當代更人皆棄家避之十月僧格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於平章要東木他省欺盜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

意今立尚書省鉤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僧格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二十八年罷徵理司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哈瑪特僧

格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
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
非上命而竊窺者罪之
臣按葉適論曰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患
所患者謀慮取舍定計數必治功之閒耳非如今
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足以較錙
銖譬慵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
適此論指熙豐以來中興以後財愈多而事愈不

足之弊可謂切矣夫以量入為出當無見詘之時量出為入終無見盈之理觀夫子之去兵去食而春秋譏稅畝田賦丘甲豈不然哉若僧格之事又何異焉元世祖之不罪程文海未幾而罷徵理司真不溺於言利之臣而有仁人之度矣

以上制國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三

天子之孝

厚風俗

臣按先王省方觀民法象於風行地上觀之九五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者而其爻曰觀我生此中庸所謂風之自也經不云乎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此我生之所從来也故夫成孝敬厚人倫斯足

以移風俗矣京邑四方之極狐卿六卿之師禮興賢能莫先興孝刑糾不率莫先糾不孝嚴於正己詳於治内貴若宮闈賤若市師被服飲食端其所尚太師陳詩方岳輶軒采風民間以別貞淫以一道德廣敬之終事也述厚風俗

易蠱卦名象傳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孔穎達疏曰山下有風者風能搖動散布潤澤令山下有風取君子能以恩澤下振於民養育以德振民

象山下有風育德象山在上也

臣按吳澄曰蠱之象非美也君子以之則取其美風在内而能振動外物則象之以振動其民山在外而能涵育内氣則象之以涵育其德振者作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者養已之善明德之事也䟽義主於育民以德而吳氏以為育已之德者惟已有是德乃足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所謂風之自也程子曰風遇山而回然則在上之山宜以象君

子在下之風宜以象民而書君陳曰爾惟風論語曰君子之德風風者育之者君子振之者君子此山下有風是謂山之風矣

革卦名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程頤傳曰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

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

臣按此君子小人指風俗已成之後而言也由其豹變文蔚則命為君子由其革面順從則謂之小人何也九五順天應人之時自新新民之極六二正應君臣咸有一德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者在五則未占有孚在二則已日乃革早已炳其虎變之文矣乾之二五皆為龍則革之二五皆為虎皆大人之事也此君子小人皆在舊染汙俗之

中者其文蔚者文細而相暎蔚明不大變要是勉而遷善也已而又有下此者其心終未革也勉從教令而已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謂之君子之革可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謂之小人之革可也然則時固不能無小人也何以為革道之成曰唐虞四方風動而有苗弗率尚在大禹之謨成康三紀風移而殷

頑未殄見於畢公之命葢惟彼下愚甘自外於聖

王之化既能革靣乃僅免於後夫之凶也哉

洪範無偏無陂音秘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音盪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音駢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蔡沈傳曰此章葢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性

情者也夫歌咏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思戒之以私

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閒

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邪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臣按有韻之言人易誦習故古之聖人以詩教人使其吟諷之閒足以和平其心氣而語言之下有所觀感懲創而放僻邪侈之意不覺其自化也然

而夔之典樂周之司樂皆以教國子而皇極之敷言為凡厥庶民而作故初無艱難之辭深隱之意廻易反覆不過數字使委巷之中阡陌之上婦人豎子聞之誦之無所苦難久之天機鼓舞短歌微吟自叶音韻轉換一二遂疊篇章葢敷言之體如是故也其秀民靜女其詩往往可傳故太史陳之以觀風也故曰在上為政教在下為風俗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固虞庠之教也凡有韻之言

皆可依永和聲而敷言皆四言不為長短句則又其便於誦習者此所以教萬民也臣故因蔡傳之義而申之如此

君陳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臣按宋夏僎曰脩者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混不脩者亦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益簡別之使不見異而遷也然徒有其令民弗從也敬典在德是君陳之所已能

者成王始勉之曰尹茲東郊敬哉終勉之曰爾克敬典在德敬之一字化民成俗之本咸與維新偕之大道斯其福之厚名之長亦以之矣

詩國風大序先儒相承謂子夏所創毛萇衛宏潤色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

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謂之雅

臣按集傳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謡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採之以貢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者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

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今由大序觀之則極其所以動天地格鬼神者先之以夫婦父子君臣之三綱而後及於天下之風俗何則三綱淪則人倫皆斁人倫斁則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而主教化者反為風俗所移矣故正變不同也然而黍離而下風也即正大小雅變大小雅皆風也故序以繫一人之本四方之風互言之但其為一國之事與天下之事則有別耳苕華草黄而後則

不復言天下之事也一國之風豈不繫於一人之本哉詩之為用主於移風俗也審矣孔頴達云序言詩能易俗孝經言樂能移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是詩之聲詩樂同其功也

周南名南

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鄭康成譜曰周邰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太王自豳始遷焉而修徳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徳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邰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

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此謂風之正經

臣按二南之化始於房中而及於家國天下諸侯有奉先之孝大夫有自公之忠兔罝野人其賢可賓閨門女子其儀足法暴民不作獄訟不興征役不怨雖千百世以下歌絃其詩猶足感起人心而

動末俗況當日乎朱子謂文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其薰蒸透澈融液周徧自不能已誠哉是言也人君誠熟復於二南之篇則脩齊治平一以貫之矣

邶鄘衛

嚴粲曰關雎鵲巢為三百篇之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風也衛禍基於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

鄭康成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

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臣按邶鄘衛乃紂畿内之地漸染於商俗之靡靡者久故有康叔武公之德則變而至正尚不能固遏宣惠之淫則變而之邪尤為甚易也

王

鄭康成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畿内王城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

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蘇轍曰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

鄭

鄭康成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地也為幽王大司徒以周難之故從史伯之言寄帑與賄於虢鄶其子武公卒取二邑及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八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鄭并檜檜風已作故云又朱熹集傳曰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葢舉

重而言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臣按鄭武公從封虢檜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深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然則如采蘭水上祓除不祥固其舊俗而以為淫風者如朱子於漢廣詩云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已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當其王化盛行之時則溱洧之女子豈必與漢廣之女子殊其貞潔哉惟其兵革不息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故淫佚之情不能自持至

於斯極也夫子論為邦則放鄭聲非以其俗終不可化也世有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之王者則溱洧其先變矣

齊

鄭康成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吕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丘成王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其方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其子丁公嗣位於王

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穆陵屬楚境無棣在遼西此乃征伐所至非封域也

朱熹集傳曰太公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

臣按齊俗工商之業魚鹽之利固不始於管子也故管子變而加厲則甚易及其俗之既極則返而適先王之道甚難也至若還與盧令二詩皆刺其時從禽而無厭國人好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

之賢閑於馳驅謂之好故道民不可不慎也謝枋得曰千萬人之習俗原於一人之好尚千百年之敝化生於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亦其所由来者漸矣

魏

鄭康成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濵禹菲飲食惡

衣服卑宫室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

孔穎達疏曰魏俗趨利實由地陿使然人君當知不可而以政反之令君乃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故刺之

臣按魏本舜禹故都其民儉以能勤是乃聖賢之

遺風也然而儉之敝為趨利趨利則至於貪詩中葛屨至十畝之間刺儉伐檀碩鼠刺貪孔穎達以為其事相反非也以故俗之儉而為末失之貪本相因也然而奢之俗難反而儉之俗易救其君茍示之以禮則俗何以不虞夏乎季札聞歌而曰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亦此故也褊急乃婉而大之反云然者詩人知刺褊急則為憂時憫俗而不胥與為類故歎美也亦其樂之音然

唐

與

鄭康成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是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

當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元劉瑾曰自堯至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閒質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思警戒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臣按前漢志言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合十二篇之詩觀之班固之言得之矣蟋蟀一篇固深思之君子為之故楊時以

為當是時風雖變而堯之遺風未亡也

秦

鄭康成譜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鳥獸草木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

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横有西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張栻曰讀車鄰駟鐵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不過戚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之為而已益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風流亦習乎是而已

朱熹集傳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

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强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鑒乎此而凡為國者

其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所之也

臣按一岐豐之民也文武導之以忠厚而卜過其歷秦人導之以武勇而再傳即隕蓋其變風之作以至并吞混一其習尚者甲兵車馬射獵攻戰而已故婦人女子亦能備言小戎之制也臣嘗疑堯舜禹之遺風尚存於唐魏而文武之遺風有宣王以振之不應至於是時而泯滅殆盡也無衣三章隱然有敵王所愾之思或者比閭族黨相保相愛

之民不忘王室乃如是也傳之既久而秦之習俗已成則其獘至於如賈生之所歎息者誠哉導民之路不可不審也

陳

鄭康成譜曰陳者太皥虙戲氏之墟帝舜之後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

外方東不及盍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孔穎達疏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覡故其俗好鬼者也

臣按輔廣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

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遊蕩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其逸甚矣故繼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棄其所業相與悅慕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欲者亦勢之必然也臣觀唐魏之幽思勤儉由於其地之阨隘豳人之耕饁桑麻由於其地之苦寒此則沃土之民所以好淫瘠土之民所以思義之明驗也大姬武王之元女又有太任太姒邑姜累世之母訓不應其好巫覡鬼神歌舞之樂至於民

俗化而為之也陳之變風作於幽公之時自胡公至幽公五世矣株林澤陂為詩變風之終然則陳靈之淫亂為十二國之風之所無而世變於是乎亟其詩於是乎不足錄矣陳風以宛丘東門始以株林澤陂終靈之淫亂幽公啟之陳之亡幽公兆之胡乃言大姬之化哉

檜

鄭康成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

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

臣按羔裘之詩序檜小而迫君不用道潔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故輔廣以為志於大者宜遺於小溺於小者無暇於大檜君所好如此則不能自强於政治也宜矣無政治何以成風俗此季子所以自檜無譏也然而號為

欒欒之棘人而作詩者以庶幾一見素冠為幸則其薄恩廢禮而衣服之華是安亦化其君之所安也

曹

鄭康成譜曰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隂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厚重多君子務稼穡薄衣

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貽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臣按檜之匪風曹之下泉皆亂極思治之詩居變風之終程頤以為如剥卦諸陽消剥已盡獨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然則人君誠詳味於此二詩轉亂為治如剥之受以復則聖人繫詩之意也然而治亂循環之運不過

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誠用君子則得輿之慶即國家之福也用小人則剝廬之傷亦國家之凶也正變之故存亡之際其必由之矣

豳

鄭康成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邰而出所徙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出居東都二年思念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乎公劉大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志意主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

臣按豳風首七月周公所作而太師題之曰豳風

者周公居其地見豳民風俗之厚本先公之遺澤因念王業之所由起而比序已志也以大雅篤公劉綿綿瓜瓞之二詩衆之則先公之所以君之宗之或出或入而其民相與忠愛其君之意有不俟安常處順之時躋公堂而稱萬壽者也然而大雅之所陳者主於王業之所以盛而農桑耕織早晚之候衣服飲食供奉之宜在所略焉而七月所云至纖至悉也宜其為風也繫豳風於下泉之後亂

極思治剥盡復生必使列國之風俗如豳民之於豳公豳公子則其民可與安常處順如公劉太王之使其民弗忍他去然後可以履危蹈亡然所以致此者自有道也必有農桑耕織以勤其生然後得衣服飲食以厚其養此豳詩之大較也自太王遷岐而豳民從之岐之風俗一豳之風俗也自岐而豐自豐而鎬一豳之風俗也以至化行南國一豳之風俗也故二南至於豳風始之終之終之始

之者也豈非其變而克正之理與

禮記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孔穎達疏曰王廵狩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太師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辭亦善政惡則詩辭亦惡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業以觀民之所有愛好所有嬚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不正此陳詩

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陳澔集說曰典禮掌禮之官考時月定日即舜典所云協時月正日也律禮樂制度衣服皆王者所定天下一君不容有異異則非正矣

臣按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太師陳詩焉然而唐虞五載周十二歲則所

陳之詩不必在即時也物賈則即時之事而志淫好辟則民風所由以壞也然而所以正之者則不得屑屑焉於市師正之也敬授民時先正之以天道也律者萬事之根本也禮樂之僭制度之踰衣服之不衷所以為淫辟也此雖未至於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之甚而不可使其稍有參錯也正風俗者正此而已矣同風俗者同此而已矣市賈不期平而平矣國風之和平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

所以九州萬里之遠而教化之行均平齊一治其守土之侯而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不待治之而自無不治者也

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許靳反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散軍而郊射郊學之中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甲鎧之也

射息也裨冕音皮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皆裨服裨衣而著冕故云搢揷也揷笏而虎賁之士説音脱劍也

臣按古之用兵者合之而能離聚之而能散固由其制之善而武王大聖人其識見作用更不同也後世以兵取天下及事已之後不知宿兵無事之可虞獷猛之性之難制暴悍之習尚將以成風俗之隱憂而未能一旦决然舉馬牛車甲干戈之類散者散藏者藏也報勞賞功偃文偃武亦未能有

以保全之勸誘之也故近則目前有不戢之禍遠則累世仍殺伐為事也武王濟河而西散牛馬藏車甲干戈更不再需時日美之以建櫜之名所以立收將帥之兵權禮之以脫劍之服所以立解虎賁之凶器此其聲靈亦足以震讋於天下矣天下之人亦足以知其所尚之在彼不在此矣而其末失猶且諸侯强大夫僭列國兵爭禮射息而貫革之射獨行於時況乎其馬上得之而欲以馬上治

之也

坊記子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葉夢得曰章疑異於決疑疑者似同而異章言其顯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別言其辨也明言其既著也以其顯疑故貴賤有等以其辨微故衣服有制

臣按讓者爭之反也爭讓者理亂之大端也文王

之民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所以成二南之風化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夫子以為魯俗之衰矣然而貴賤之等衣服之别朝廷之位非不章且别也民皆有競心焉何哉爵以詔德而貴賤不必以爵列也服以顯庸而衣服不必以功賜也故朝廷之位從而不足以辨分定志也故古之受爵服者雖量其德與庸足以當之而未有不讓者也傳曰韓宣子讓其下皆讓未有朝廷之上推賢讓能而民不興

讓者也民興讓則風俗歸於厚矣

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陳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

臣按此節即大學傳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之意可見一人之仁暴為天下風俗之厚薄也然則大學傳文簡此文正可為其義疏

儀禮鄉飲酒禮鄉飲酒之禮主人（諸侯之鄉大夫）就先生（鄉中致仕者）而謀賓介（處士賢者）

臣按先儒皆言鄉飲酒凡有四一是天子之鄉大夫獻賢能於王一是諸侯之鄉大夫貢賢能於其君一是州長習射一是黨正蜡祭貢獻賢能皆三年

一行春秋習射一歳兩行蜡索一歳一行也自漢以来斯禮已不能盡復而猶存其梗槩亦足以使尚賢尊長之義不盡泯沒夫子所謂我愛其禮豈不然哉

周禮地官司徒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

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臣按天子之三公至尊貴而人領二鄉焉鄭註云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六遂之官命數皆卑於鄉一等鄰長亦治五家而不命之士為之其三孤為三公之副又不使之與六遂之教於此可見教化之行風俗之成自內而外自近及遠六鄉之教三公

之教三公之教天子之教而已矣自遠郊以達於畿中則法此教而已矣三代以下畿輔之民五方雜處游閒無事機巧奸利故漢之京兆號為難治奸雄游俠倚有勢者為窟穴莫敢呵問古之鄉老鄉大夫以三公六卿為之亦以其位尊權重其文書禁令非豪家貴族所得而阻撓之者也意深哉

左傳晉侯景公儒請于王周定王戊申以黻冕命卿之服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士會帥師滅甲氏及留吁獻俘於王而請之故有是命於是晉

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晉大夫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賞不僭刑不濫也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宣公十有六年

臣按晉盜奔秦而羊舌職以為國無幸民此王風所謂畏子不敢夫子所謂免而無恥者也經不云乎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

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如此者固將使盜其先變而豈曰奔諸鄰境乎士會以上將主兵用師不已晉既滅潞氏窮極黨類志存逐利殘忍不仁故春秋貶而書人則士會之去盜也其與幾何其為政亦必以武健嚴酷為勝其任而愉快者也雖然季孫賞盜而魯之盜不可詰其敗壞風俗在於俄頃之間則夫晉盜奔秦亦轉移風俗之一機也

論語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輔廣曰時俗易逐流而徇末聖人欲補過以就中

臣按夫子之言葢以轉移風俗之權自任也大聖人一人之從違亦足以變革一時之所好尚從先進正所以進於周之盛時文質得中者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程頤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

乎其近之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饒魯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和民以樂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内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

未即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之仁

臣按尹焞曰以為勝殘去殺不為悪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文景之致刑措成康之興禮樂善人王者功化之不同可見勝殘僅乃足以勝之去殺則幾乎其未可以去也仁則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無不達之幽隠

無不馴之頑梗經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也夫子之告曾子首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於大夫之孝亦三稱先王又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又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又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一經之中重唏累歎益傷時俗之慘刻而思古之王者復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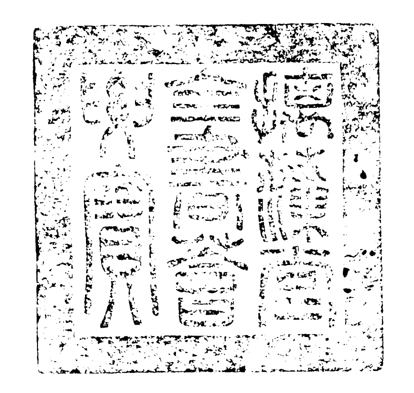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

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户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臣按孟子此章與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者不同蓋以菽粟為富而不以金玉錦繡為富其風俗之淳樸可知使民富無外於易田疇薄稅斂二者而用財之節即所以為教也時即曾子之言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者也經

言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在庶人之
謹身節用則聖人以禮範圍之而不敢過也故自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以至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而胥天下皆仁矣不然而倉廩之豐盈適足
以資其淫侈衣食之充裕亦漸以生其驕佚則富
且不可保而安能與所有而無顧惜乎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三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楊金